

艺术年华 卓凡和他的雕塑作品（下）

理想梦想现实的三重门

文/晓申 美言

和卓凡老师始于一把勺的对话，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聊到了艺术、工作和生活，聊到了家庭、学校和社会，聊到了理想、梦想和现实。



卓凡

1969年4月 出生于福建莆田

2006年6月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硕士，留校任教。

现工作和生活在北京。

艺术个展

2005年《AK47之泡沫时代》798艺术区国际艺术节“语言寓言”展 北京798艺术区

2010年《自动全自动——卓凡人工装置展》宋庄美术馆

2011年《2011卓凡艺术设计展》北京798艺术区

艺术群展

2001年至2011年 十年间有近30件作品参展了北京、武汉、成都、厦门、台北等地的大型艺术活动

乱学乱画 闯入理想之门

他从小受艺术熏陶，却不屑跟父亲学油画。曾经年少轻狂，理想是当科学家，并以“打败”父亲为志向。

ME：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艺术的？有家庭环境因素吗？

卓凡：家庭环境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爷爷是黄埔军校的，我叔公曾经在上海艺专，上海艺专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还有丰子恺呆过的艺术院校。家族里面就一直有人学艺术，我父亲也是画油画的。我小时候没有上过什么艺术培训班，都是在家里乱学。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比例、结构，但我对比例、结构等艺术的简单法则都有准确的把握，这个可能是小时候培养的，小时候老看我父亲画画，那辈人特别严谨，苏派油画对构思构图很严谨，我也会受一些熏陶，记得后来考试的时候，我的那个形很准，都不用量，直接能判断，别人都很惊讶，我还打趣说“还用量！长眼睛干嘛的？”我觉得有遗传、家庭因素的影响，对艺术有一些本能的敏感，小时候就什么都乱画，家里笔墨纸砚、油画颜料、雕塑什么都有，可以“为所欲为”，拿一些木头也可以打木雕。

ME：你父亲对你影响很大？

卓凡：嗯，我父亲现在70多快80岁了，每天起来就铺开纸画画，跟准点上班一样，每天都这样生活。

ME：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你父亲学油画？

卓凡：我喜欢艺术，父亲当时不大同意我学艺术，当时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普遍认为学好文化课的人才是成材的，学艺术在地方上甚至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我文化课很好，他就希望我学好文化课，艺术作为兴趣爱好。到高中的时候，我坚持要学艺术，觉得最喜欢的还是艺术，慢慢也得到我父亲的支持。我总看我父亲的油画，就想找一个门类实现一些超越，油画是试图在一个平面上造成一个空间和体积来，特别是古典主义油画是以雕塑为标准的，包括那种美感。而雕塑是一种真实的空间存在，所以我就想学雕塑。男孩子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超越自己的父亲吧，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挑战自己的父亲，是对父亲从崇拜到藐视，再到理解的过程。

ME：那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卓凡：小时候想当科学家，觉得跟我父亲一样画画太无聊，而且那时候都认为科学才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科学现代化才能带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带来的东西很神奇，收音机、三用机、电视、洗衣机不断带来生活的改变，当时各种的宣传上，都有卫星上天、核武器，让我们对科学充满敬畏和好奇。那时我们都崇尚周恩来总理说的那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真的是这样。

师生反串 开启梦想旅程

也曾因迷茫，外语的几分之差差点让他即便有专业考试全国第一的成绩也无缘读研，破格录取让他从即将可以招研究生的系主任变成中央美院准学生，辗转于学生与老师的角色互换。

ME：到中央美院是什么时候？

卓凡：中央美院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考中央美院研究生很戏剧化。我特别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是2003年7月中旬一天夜里，都凌晨一点了，是当时的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老师给我打的一个电话。那年我考研专业考试全国第一，英语差了几分，就得去教育部申请破格录取，由我导师送到系里，系里送到学院，学院审批完还要报教育部审批，范迪安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送到教育部的表今天已经批下来了，第二天他要去法国主持法国文化年“东方既白”的开幕式，他在出发之前送过去。因为这个电话我后面的人生改写了，之前我是福建师大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03年同年就可以招研究生了。